

我自做我之《金瓶梅》 ——張竹坡批評《金瓶梅》的演義思維

李志宏*

摘 要

明代中葉以降，通俗小說批評伴隨通俗小說創作之流行，不斷體現在各家筆記散論、作品序跋和實際評點之上，共同形塑了明清小說學的諸多理論面向。張竹坡批評《金瓶梅》一書，不僅接受了馮夢龍以降有關「四大奇書」的評價看法，更是踵繼金聖歎批《水滸》而有所發揮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張竹坡在批評文字中明確提及「我自做我之《金瓶梅》，我何暇與人批《金瓶梅》也哉」和「使人一覽無復有前此之《金瓶》矣」的思想主張，使得評點本身體現出強烈的演義思維。因此，本文即以張竹坡批評《金瓶梅》之評點文字為研究對象，主要研究重點有三：一是分析張竹坡對於《金瓶梅》創作屬性的認知；二是探究張竹坡批評《金瓶梅》時所展現的編創思維；三是闡述張竹坡批評《金瓶梅》的所寄寓的世勸思想。經由上述研究，期能解決以往研究有關苦孝說、吳月娘罪人說、孟玉樓為作者自喻說的不解之處，同時也為來日進一步分析其評點作法提供必要的思想基礎。

關鍵詞：張竹坡、《金瓶梅》、《第一奇書》、演義、寓言

*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。

My Golden Lotus: The Yan Yi Thinking in Zhang Zhu Po's Criticism *Jin Ping Mei*

Li Chi-Hung

Professor, Department of Chinese,
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

Abstract

Since the Mid-Ming Dynasty, criticism of popular novels had frequently appeared in notes, prefaces, postscripts and actual comments (*Ping Dian*). Zhang Zhu Po criticized *Jin Ping Mei* (*The Golden Lotus*) not only followed general assessments of “The Four Masterpieces” since Feng Meng Long, but also developed a new standpoint based on Jin Sheng Tan criticism ideas. In his criticism book *Jin Ping Mei*, he stated: “I write my own criticism of *Jin Ping Mei* which has nothing to do with others’ criticism of it.” He also indicated that his criticism was unprecedented and this made his comments (*Ping Dian*) full of creation consciousness. This paper focuses on Zhang Zhu Po’s *Jin Ping Mei* creation criticism and Zhang’s delineation of *yanyi* and analyzes the message he wanted to transmit. Through the analyzes to bring new perspectives to interpret *Jin Ping Mei* in addition to established ones including *Ku Xiao* theory, blaming Wu Yue Niang theory, and referring Meng Yu Lou as the author theory.

Keywords: Zhang Zhu Po, *Jin Ping Mei*, *Di Yi Qi Shu*, *Yan Yi*, allegory

我自做我之《金瓶梅》 ——張竹坡批評《金瓶梅》的演義思維*

李志宏

一、前言

張竹坡（1670-1698），名道深，字自得，號竹坡，銅山（今徐州）人，據吳敢考證，其人自幼聰穎好學，發憤進取，為人「落拓不羈，志節疏放，性揮霍，喜交遊，狂於酒」。¹唯自應試以來，時運不佳，屢試不第。故縱有文才，一生仕途不遇。又因家道中落、門庭冷清，自識事以來，頗領略人情炎涼之情理，不免為窮愁與憤懣所羈。更不幸者，天不永年，康熙 37 年（1698）即因病去世，得年二十九歲。今存著述，主要有詩集《十一草》、《金瓶梅》評點、《幽夢影》批語和《東遊記》批語²，其中尤以《金瓶梅》評點為重要。本文即擬以張竹坡批評《金瓶梅》之評點文字為主要研究對象。³

* 本文係 105 年度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〈多音「演義」：《金瓶梅》三家評點研究〉（MOST 105-2410-H-003-126-）之部分研究成果，謹誌謝忱。初稿宣讀於「第十五屆『文學與美學：文學研究的當代新視域』國際學術研討會」（新北：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主辦，2017.1.12-13）。感謝科技部專題計畫審查委員、研討會講評人和本刊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惠賜高見，增益本文論述的完整性。

¹ 有關張竹坡生平為人評價之引文，參吳敢：〈張竹坡傳略〉，《張竹坡與《金瓶梅》研究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09），頁 20-63。

² 目前有關張竹坡研究最為全面且完整者，當屬中國大陸學者吳敢先生，可參吳敢：《張竹坡與《金瓶梅》研究》。

³ 關於《金瓶梅》的版本系統有三：一是明代萬曆年間刊《新刻金瓶梅詞話》，一是明代崇禎年間刊《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》，一是清代張竹坡批評「第一奇書」，此一版本所根據的底本則是崇禎年間刊《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》。自第一奇書本問世之後，隨即成為有清一代最為流行和普及的版本。現存張竹坡評本存在兩種系統：黃霖研究指出：「現存張評本《金瓶梅》有兩種系統：一種是多《凡例》、《冷熱金針》、《第一奇書非淫書論》三篇附論而無回評；另一種是有回評而少三篇附論。」見黃霖：〈張竹坡及其《金瓶梅》評本〉，收入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古典文學教研室、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

明代中葉以降，通俗小說批評伴隨通俗小說創作之流行，不斷體現在各家筆記散論、作品序跋和實際評點之上，共同形塑了明清小說學的諸多理論面向。《金瓶梅》自問世傳鈔以來即受到文人的關注，相關評論散見於筆記之中，付梓出版之後，序、跋批評更形重要。在《金瓶梅》的評點問世之前，諸多批評文字所展示的審美判斷、道德評價和倫理意識，已然在多元視界的碰撞、融合之中，構成一種批評視域和批評語境。相關詮釋因批評者所持立場的不同，使得《金瓶梅》本身具有多重解讀的可能性，並隨著時代語境的變化而展現出不拘定格的效果歷史。⁴以今觀之，張竹坡批評《金瓶梅》一書，題名為《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》⁵，乃接受了馮夢龍以降有關「四大奇書」的評價看法⁶，而且批評《第一奇書》時所展現的觀念和方法，

研究所文學批評史研究室編：《中國古典文學叢考》第1輯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1985），頁272。黃霖認為第一種最接近於原本，不過王汝梅對於前述看法表示存疑。王汝梅研究指出：「張評康熙本今存兩種：甲種本扉頁題『本衙藏版翻刻必究』，有回前評（藏吉林大學圖書館，大連圖書館）。乙種本，與上書同版不帶回前評，只是在裝訂時未裝入回前評（藏首都圖書館）。以張評康熙本甲、乙兩種為祖本，產生出第一奇書兩個系列的翻刻本：有回前評語本（影松軒本，四大奇書第四種本等），無回前評語本（在茲堂本、皋鶴草堂梓行本等）。」見王汝梅：〈《金瓶梅》評點本的整理與出版〉，《讀書》10（2010.10），頁158。現有版本中，究竟何者屬於／接近原本或祖刻本，尚難於定論。但不論如何，清代康熙34年（1695）刊刻《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》仍是目前所見最早刻本，當無庸置疑。本文所採用版本係明·蘭陵笑笑生著，王汝梅校注：《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》（上冊、下冊）（長春：吉林大學出版社，2011）所引批評文字皆出於此，僅於註明出處、冊數和頁數，不另贅註。

⁴ 關於《金瓶梅》詮釋的歷史性考察，可參李梁淑：《〈金瓶梅〉詮評史研究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2014）。張明遠：《〈金瓶梅〉詮釋史論》（濟南：山東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，2010）。

⁵ 根據王汝梅研究指出：「本衙藏板翻刻必究」本，行款、版式、書名頁、牌記與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本大致相同，粗看容易判定為同板，但是細緻考察，可發現相異之處。此版本為皇族世家藏書，卷首蓋有恭親王藏書章。在總評《寓意說》「千秋萬歲，此恨綿綿，悠悠蒼天，曷其有極，悲哉，悲哉！」之後多出227字，即：「作者之意，曲如文螺，細如頭髮，不謂後古有一竹坡為之細細點出，作者于九泉下當滴淚以謝竹坡。竹坡又當酌酒以白天下錦繡才子，如我所說，豈非使作者之意，彰明較著也乎。竹坡彭城人，十五而孤，於今十載，流離風塵，諸苦備曆，遊倦歸來。向日所為密邇知交，今日皆成陌路。細思床頭金盡之語。忽忽不樂，偶睹金瓶起首雲，親朋白眼，面目含酸，便是淩雲志氣，分外消磨，不禁為之淚落如豆。乃拍案曰：有是哉，冷熱真假，不我欺也，乃發心於乙亥正月人日批起，至本月廿七日告成。其中頗多草草。然予亦信其眼照古人用意處，為傳其金針大意雲爾。緣作寓意說，以弁於前。」至今所見張評本早期刻本、翻刻本均無此段文字。此段文字，最早已排印於明·蘭陵笑笑生著，王汝梅校注：《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》（長春：吉林大學出版社，1994），公諸於今世讀者。本文所引批評文字，則以2011年版本為主，謹此註記。

⁶ 署名李漁〈古本三國志序〉：「昔弇州先生有宇宙四大奇書之目：曰《史記》也，《南華》也，《水滸》

更是受到金聖歎的啟發而來。張道淵〈仲兄竹坡傳〉云：

兄讀書一目能十數行下，偶見其翻閱稗史，如《水滸》、《金瓶》等傳，快若敗葉翻風，晷影方移，而覽輒無遺矣。曾向余曰：「《金瓶》針線縝密，聖歎既歎，世鮮知者，吾將拈而出之」。遂鍵戶，旬有餘日而批成。⁷

事實上，張竹坡在實際批評《金瓶梅》時亦清楚自言，其批法乃與金聖歎一脈相同。第二回總批云：

此後數回，大約同《水滸》文字，作者不嫌其同者，要見欲做此人，必須如此方妥方妙，少變更即不是矣。作者止欲要敘金蓮入西門慶家，何妨隨手只如此寫去。又見文字是件公事，不因那一人做出此情理，便不許此一人又做出此情理也。故我批時，亦只照本文的神理、段落、章法，隨我的眼力批去，即有亦與批《水滸》者之批相同者，亦不敢避。蓋作者既不避嫌，予何得強扭作者之文，而作我避嫌之語哉！且即有相同者，彼自批《水滸》之文，予自批《金瓶》之文。謂兩同心可，謂各有見亦可；謂我同他可，謂他同我亦可；謂其批為本不可易可，謂其原本不可異批亦無不可。（上冊，頁33）

毫無疑問，張竹坡受到金聖歎評點《水滸傳》的影響，在評點形式、體例和方法方面大體上皆循其批法而形成，又有所發揮。劉廷璣《在園雜誌》卷2即云：「彭城張竹坡為之先總大綱，次則逐卷逐段分註批點，可以繼武聖歎，是懲是勸，一目了然。」⁸不過值得注意的是，張竹坡特別強調「予自批《金瓶》之文」的自主性，因此格外重視自我眼力之發揮，並不因與金聖歎前批《水滸傳》相同而迴避，體現出獨特的思想取向、批評理論和藝術見解。

評點是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重要形式之一，有關評點的意義和價值，清張潮《虞初新志》有一番剴切說法：「觸目賞心，漫附數言于篇末；揮毫拍案，忽加贅語於幅餘。或評其事而忼慨激昂，或賞其文而咨嗟品嘆。敢謂發明，聊抒興趣，既自怡悅，

與《西廂》也。馮夢龍亦有四大奇書之目：曰《三國》也，《水滸》也，《西遊》也與《金瓶梅》也。兩人之論各異。愚謂書之奇，當從其類。《水滸》在小說家，與經史不類。《西廂》係詞曲，與小說又不類。今將從其類以配其奇，則馮說為近是。」此說可備參考。引文見丁錫根編著：《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》中冊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96），頁899。

⁷ 張道淵：〈仲兄竹坡傳〉，轉引自吳敢：《張竹坡與《金瓶梅》研究》，頁247。

⁸ 清·劉廷璣撰，張守謙點校：《在園雜誌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5），頁84。

願共討論。」⁹以今觀之，張竹坡基本上是在尊重崇禎刊本《金瓶梅》原著前提之下展開評點工作，頗不同於金聖歎批評《水滸傳》、毛氏批評《三國演義》、無名氏批評《金瓶梅》（崇禎刊本）、黃周星批評《西遊記》的做法——即針對小說進行增飾、改訂或加工，採取「評改一體」的方式改變作品，以成其一家之言。¹⁰相對於其他評點之作，張竹坡之批評《金瓶梅》具有強烈的「文人性」¹¹，有其格外令人矚目的文本價值。¹²尤其當我們細觀張竹坡的說法，即可清楚發現他企圖替代作者立言的評點動機和作法，顯得十分耐人尋味。〈竹坡閒話〉曰：

邇來為窮愁所迫，炎涼所激，於難消遣時，恨不能自撰一部世情書，以排遣悶懷。幾欲下筆，而前後拮据，甚費經營，乃擱筆曰：我且將他人炎涼之書，其所以前經營者，細細算出，一者可以消我悶懷，二者算出古人之書，亦可算我今又經營一書。我雖未有所作，而我所以持往作書之法，不盡備於是乎！然則我自做我之《金瓶梅》，我何暇與人批《金瓶梅》也哉！（上冊，頁24）

顯然，張竹坡批評《金瓶梅》的主要動因，首先肇因於個人為「窮愁所迫，炎涼所激」，故欲藉此「排遣悶懷」。此外，張竹坡在細算《金瓶梅》結構經營之時，更有意「持往作書之法」以批之，並從「自撰一部世情書」的作者立場和姿態進行自覺性批評，因而清楚表明「我自做我之《金瓶梅》」的說法。正因為如此，張竹坡批評《金瓶梅》之際，頗能以讀者和作者兼融的雙重身分深體小說敘述筆法和文意。此外，〈第一奇書非淫書論〉亦曰：

但目今舊板，現在金陵印刷，原本四處流行買賣，予小子憫作者之苦心，新同志之耳目，批此一書，其「寓意說」內，將其一部奸夫淫婦，悉批作草木

⁹ 清·張潮輯：《虞初新志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），〈凡例〉。

¹⁰ 有關清初評點評改合一現象的討論，可參譚帆：〈「四大奇書——明代小說經典之生成」〉，收入王璦玲、胡曉真主編：《經典轉化與明清敘事文學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公司，2009），頁29-57。向芃、蔣玉斌：〈清初小說評點中評改合一現象〉，《貴州師範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175（2012.4），頁68-72。

¹¹ 譚帆將小說評點者分為三種類型，一是文人型，二是書商型，三是綜合型。參氏著：《中國小說評點研究》（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1），頁87。

¹² 譚帆指出：「小說評點的文本價值是指評點者對小說文本所作出的增飾、改訂等藝術再創造活動，從而使評點本獲得了自身獨立的版本價值和文學價值。」參氏著：〈中國古代小說評點的文本價值〉，《學術月刊》12（1996.12），頁98。

幻影；一部淫詞艷語，悉批作起伏奇文。至於以「悌」字起，「孝」字結，一片天命民彝，殷然慨惻，又以玉樓、杏庵，照出作者學問經綸，使人一覽無復有前此之《金瓶》矣。（上冊，頁32）

如此一來，張竹坡批評《金瓶梅》時，不僅只是「憫作者之苦心」而已，而是力求「新同志之耳目」。具體而言，小說評點本身並非僅僅以客觀掘發小說思想寓意和藝術手法為目的，而是飽含了主觀的價值判斷、審美感受乃至生命體驗，充分展現出個人化的主體意識。正如德國學者沃爾夫岡·伊瑟爾（Wolfgang Iser）所言：「意義的構成並不意味著相互作用的本文視點中出現的整體的創造……而是通過系統地闡述這一整體，使我們能夠系統地闡述我們自己，發現我們至今仍未意識到的內在世界。」¹³是以，在「借題發揮」中，張竹坡賦予了《金瓶梅》以「第一奇書」的崇高地位，方使得其評點文字所展現的細讀工夫，對於後來《金瓶梅》研究和中國古代小說批評者產生不可忽視的啟示和影響。¹⁴

張竹坡批評《金瓶梅》的成就斐然，但歷來對於張竹坡批評《金瓶梅》的諸多觀點和思想表現，仍有其不能理解之處：一是因苦孝說而強作孝悌之批，二是吳月娘罪人說，三是作者以孟玉樓自喻之說。以往論者以為，上述評點思想多有牽強附會之處。關於上述認識問題的發生，本文以為，主要關鍵在於論者專就《金瓶梅》創作的客觀表現而論，從而忽略了張竹坡已明確提及「我自做我之《金瓶梅》，我何暇與人批《金瓶梅》也哉」和「使人一覽無復有前此之《金瓶》矣」的思想主張。因此，若要針對上述認識問題提出一個解決性看法，那麼，對於張竹坡評點文字的探討，便必須考慮回歸「演義」¹⁵編創的立場，重新思考其批法背後的主導思想或

¹³ 〔德〕沃爾夫岡·伊瑟爾（Wolfgang Iser）著，金元浦、周寧譯：《閱讀活動——審美反應理論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1），頁181。

¹⁴ 吳敢指出：「張竹坡的《金瓶梅》評點，方式方法雖多淵源于毛氏父子、金聖歎，其藝術評點，至少有三點是他首創：其一，書首專論，中國小說理論自此健全了自己的組織結構體系。其二，新立了不少名目，總結了因《金瓶梅》出現所豐富了的小說藝術。其三，緊緊把握《金瓶梅》的美學風貌，以『市井文字』總括其成，在中國小說批評史上因此高枝獨佔。特別是第三點，前張竹坡的中國小說理論家均未如此入眼落筆。」見氏著：〈《金瓶梅》評點綜論〉，《明清小說研究》109（2013.8），頁12。

¹⁵ 有關「演義」的編創概念，可參李志宏：《「演義」——明代四大奇書敘事研究》（臺北：大安出版

意識形態。¹⁶至於何謂「演義」？根據清毛宗崗偽托金聖歎作〈《三國志演義》序〉所言：

作演義者，以文章之奇而傳其事之奇，而且無所事於穿鑿，第貫穿其事實，錯綜其始末，而已無之不奇。¹⁷

又清佚名〈讀《西遊補》雜記〉曰：

問：「《西遊補》，演義耳，安見其可傳者？」曰：「凡人著書，無非取古人以自寓，書中之事，皆作者所歷之境；書中之理，皆作者所悟之道；書中之語，皆作者欲吐之言：不可顯著而隱約出之，不可直言而曲折見之，不可入於文集而借演義以達之。蓋顯著之路，不若隱約之微妙也；直言之淺，不若曲折之深婉也；文集之簡，不若演義之詳盡也。若兩令妻賢子，處境豐腴，一旦棄家修道，度必有所大悟大徹者，不僅以遺民自命也。此書所述，皆其胸膈間物。夫其人可傳也，其書可傳也；傳其書，即傳其人矣。雖演義，庸何傷？」¹⁸

倘依上述「演義」編創的觀點來說，張竹坡有意藉批評《金瓶梅》以完成個人創作，勢必會在借題發揮中力求調節個人的閱讀認知。此外，張竹坡在思考如何為讀者建立起一套理解、判斷和評價作品的思想原則和審美規範時，更極力以其特定批法指導讀者掌握小說敘述「依事取義」的創作表現。據此，本文之提出，乃試圖探究張竹坡批評《金瓶梅》以經營一部炎涼之書所展現的演義思維，期能為來日進一步分析其評點作法提供必要的思想基礎。

社，2011）。

¹⁶ 歷來對於張竹坡及其《金瓶梅》評點的探討，實已累積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，舉凡張竹坡生平事略研究、張竹坡評本研究、張竹坡小說思想和小說理論研究、張竹坡在中國小說理論史上的地位和評價等等，皆能夠得到深入的抉發，並在極大程度上肯定了張竹坡小說批評理論的價值和成就。不過，本文對於張竹坡批評《金瓶梅》的探討，意不在於重複前人研究論點，而是試圖轉換研究視角，以求能深入探究其批評意識和實際作法的聯繫。

¹⁷ 朱一玄、劉毓忱編：《三國演義資料彙編》（天津：南開大學出版社，2002），頁398-399。

¹⁸ 朱一玄、劉毓忱編：《西遊記資料彙編》（天津：南開大學出版社，2003），頁253。

二、稗官者，寓言也： 張竹坡對於《金瓶梅》創作屬性的認知

基本上，從接受美學的觀點來說，「一個文學本文只有在被讀者閱讀的時候，才能產生一種響應。」¹⁹因此，讀者如何面對《金瓶梅》一書，在接受方面便可能有各種不同層次的設想。更何況，當小說評點者有意在閱讀《金瓶梅》的同時，透過評點以表達個人獨到的閱讀見解時，則「評點」隨文刊刻所提供的讀法，在批評視域的建構方面，不僅展示評點者的敘事美學觀點，同時也體現評點者的道德評價和倫理意識，有其豐富的意涵值得深入探究。那麼，張竹坡如何看待《金瓶梅》的創作屬性？無疑是研究其批評觀念和具體做法時，必須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。今觀〈金瓶梅寓意說〉曰：

稗官者，寓言也。其假捏一人，幻造一事，雖為風影之談，亦必依山點石，借海揚波。故《金瓶》一部，有名人物不下百數，為之尋端竟委，大半皆屬寓言。庶因物有名，托名摭事，以成此一百回曲曲折折之書。（上冊，頁25）

顯然，張竹坡對於《金瓶梅》的接受，並非只是簡單將小說本身當做一部「世情書」而已，而是認為小說敘述本身有其寓意，並隱藏於曲曲折折的微言之中，亟需理想讀者通過人物和情節的細讀來加以領會，但也強調不應過度詮釋。²⁰至於此一認識從何而來？自不能不從張竹坡對於讀者做為接受主體的重視和要求說起。

（一）真正讀書者，方能看《金瓶梅》

《金瓶梅》問世傳鈔之來，即因「誨淫」題材問題，招致毀譽參半的評價，歷

¹⁹ 〔德〕沃爾夫岡·伊瑟爾著，金元浦、周寧譯：《閱讀活動——審美反應理論》，〈前言〉，頁1。

²⁰ 當然，張竹坡視《金瓶梅》為寓言，卻不主張以索隱方式考證小說人物和事件，強說感慨之意。〈批評第一奇書《金瓶梅》讀法·三十六〉曰：「作小說者概不留名，以其各有寓意，或暗指某人而作。夫作者既用隱惡揚善之筆，不存其人之姓名，並不露自己之姓名，乃後人必欲為之尋端競委，說出名姓何哉？何其刻薄為懷也！且傳聞之說，大都穿鑿，不可深信。總之，作者無感慨，亦必不著書，一言盡之矣。其所欲說知人，即現在其書內。彼有感慨者反不忍明言，我沒感慨者，反必欲指出，真沒搭撒、沒要緊也。」

來讀者褒貶不一。無可諱言，對於《金瓶梅》的閱讀和接受，讀者始終必須面對的首要課題就是有關「淫書」的評價問題。雖然有識文人在閱讀接受中給予高度的讚賞，但對於是否應該正式出版，則仍不免有所猶豫。²¹關於此一問題，東吳弄珠客〈金瓶梅序〉中即已對讀者提出一番深切提醒：

余嘗曰：讀《金瓶梅》而生憐憫心者，菩薩也；生畏懼心者，君子也；生歡喜心者，小人也；生效法心者，乃禽獸也。²²

東吳弄珠客對於《金瓶梅》刊刻成書後所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，早已有所預見。因此，在序文中即提出一套閱讀和接受的道德尺度，無非冀望讀者能審慎看待個人的閱讀態度，強調「若有人識得此意，方許他讀《金瓶梅》也」。而這樣的觀點，同樣在張竹坡批評《第一奇書》時，仍然存在著相同疑慮。〈批評第一奇書《金瓶梅》讀法·八十二〉曰：

然則《金瓶梅》是不可看之書也，我又何以批之以誤世哉？不知我正以《金瓶》為不可不看之妙文，特為婦人必不可看之書，恐人自不知戒，而反以是咎《金瓶梅》，故先言之，不肯使《金瓶》受過也。（上冊，頁56）

究其原因，自然是與讀者接受時的心態和立場息息相關。不過從現存諸多文獻中可見，有識文人讀者的閱讀姿態，顯然不將眼光僅僅聚焦於「誨淫」書寫問題之上，而是強調應從整體性觀點審視《金瓶梅》的創作表現。〈竹坡閒話〉曰：

《金瓶梅》何為而有此書也哉？曰：此仁人志士、孝子悌弟不得於時，上不能問諸天，下不能告諸人，悲憤鳴咽，而作穢言以泄其憤也。……作者不幸，身遭其難，吐之不能，吞之不可，搔抓不得，悲號無益，借此以自泄。其志

²¹ 明·沈德符在《萬曆野獲編》卷4曰：「袁中郎《觴政》以《金瓶梅》配《水滸傳》為外典，予恨未得見。丙午，遇中郎京邸，問曾有全帙否？曰：第睹數卷，甚奇快。今惟麻城劉澣白承禧家有全本，蓋從其妻家徐文貞錄得者。又三年，小修上公車，以攜有其書，因與借抄挈歸。吾友馮夢龍見之驚喜，慫恿書坊以重價購刻。馬仲良時權吳關，亦勸予應梓人之求，可以療飢。予曰：此等書必遂有人板行，但一刻則家傳戶到，壞人心術，他日閻羅究詰始禍，何辭置對，吾豈以刀錐博泥犁哉？仲良大以為然，遂固篋之。未幾時，而吳中懸之國門矣。」轉引自黃霖編：《金瓶梅資料彙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），頁230。

²² 明·蘭陵笑笑生著，齊煙、汝梅校點：《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》（香港：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1998）。

可悲，其心可憫矣。（上冊，頁 22-23）

由此可知，張竹坡對於《金瓶梅》編創作法的感受顯得特別強烈，並且認為《金瓶梅》之作，乃作者輾轉以思之後的重要決定，以為「惟此不律，可以稍泄吾憤，是用借西門氏以發之。」（〈竹坡閒話〉，上冊，頁 22）這種抒憤創作的見解，自然與張竹坡「邇來為窮愁所迫，炎涼所激」（〈竹坡閒話〉，上冊，頁 24）的個人生命經歷有所呼應，因而得以產生密切的連結。²³

至於要如何避免誤讀、不善讀，以求能深切掌握《金瓶梅》作者的作意和作法？張竹坡在讀法建構中，極力主張讀者應立足於「作者」立場和姿態之上，方不致產生誤讀現象：

看《金瓶》，把他當事實看，便被他瞞過。必把他當文章看，方不被他瞞過也。（〈批評第一奇書《金瓶梅》讀法·四十〉，上冊，頁 50）

將他當自己的文章讀，是矣。然又不如將他當自己才去經營的文章。我先將心與之曲折算出，夫而後謂之不能瞞我，方是不能瞞我也。（〈批評第一奇書《金瓶梅》讀法·四十二〉，上冊，頁 50）

讀《金瓶》，當知其用意處。夫會得其處處所以用意處，方許他讀《金瓶梅》，方許他自言讀文字也。（〈批評第一奇書《金瓶梅》讀法·七十〉，上冊，頁 54）

在此，張竹坡再三聲言，讀《金瓶梅》必須視其文字為自己所寫文章，方能真正了解文字處處用意之處。²⁴有志作文者，更應移情於作者位置，在批評時以感同身受的方式為之代言。〈批評第一奇書《金瓶梅》讀法·八十二〉即曰：

故讀《金瓶》者多，不善讀《金瓶》者亦多。予因不揣，乃急欲批以請教。雖不敢謂能探作者之底裏，然正因作者叫屈不歇，故不擇狂瞽，代為爭之。

²³ 張竹坡撰〈烏思記〉曰：「至於人情反覆，世事滄桑，若黃河之波，變幻無測；如青天之雲，起滅無常。噫！予小子久如出林松杉，孤立於人世矣。」轉引自吳敢：《張竹坡與〈金瓶梅〉研究》，頁 245。

²⁴ 此一視小說為文章的看法，乃明清小說評點的一項重要主張。參陳才訓：〈文章學視野下的明清小說評點〉，《求是學刊》37：2（2010.3），頁 110-117。張永葳：〈「看小說如看一篇長文字」——明清小說讀法對文章讀法的依循〉，《海南大學學報（人文社會科學版）》30：3（2012.6），頁 30-35。

且欲使有志作文者，同醒一醒長日睡魔，少補文家之法律也。誰曰不宜？（上冊，頁 57）

在張竹坡看來，倘若讀者只是將此妙文目為「淫書」，從而忽略作者用心，不免容易產生誤讀情形。為了解決讀者誤讀的問題，張竹坡極力主張「善讀」觀點，並不斷提醒讀者，在閱讀過程中，必須充分體會小說敘述的事實和細節。²⁵〈批評第一奇書《金瓶梅》讀法·八十二〉曰：

《金瓶梅》寫奸夫淫婦，貪官惡僕，幫閒娼妓，皆其通身力量，通身解脫，通身智慧，嘔心嘔血，寫出異樣妙文也。今止因自己目無雙珠，遂悉令世間將此妙文目為淫書，置之高閣，使前人嘔心嘔血做這妙文——雖本自娛，實亦娛千百世之錦繡才子者——乃為俗人所掩，盡付流水，是謂人誤《金瓶》。（上冊，頁 56）

因此，張竹坡謹遵善讀之法以探作者底裏，在讀法建構過程中，極力從「微言」的編創視角辯清《金瓶梅》的創作屬性。又若以此為論，張竹坡對於讀者的高度期待，正反映在個人做為善讀者的具體批評表現之中，因而使得評點文字多有不同於流俗的解讀看法，最終能夠成立一家之言。整體而言，張竹坡以作者立場深體微言，意欲通過評點以「探作者之底裏」、「少補文家之法律」，因此其意並不在於悖離《金瓶梅》原旨，而是試圖借批評《金瓶梅》以代替個人創作一部世情書，以矯正世俗以「淫書」論《金瓶梅》的錯誤。表面上看來雖是借題發揮，但整個評點理論體系的建構，在「依事取義」中，實則充分展現出「演義」編創的創作思維。

如前所言，《金瓶梅》的「誨淫」書寫問題，自傳鈔問世以來即成為文人讀者重視討論的焦點。但不論結果如何，在張竹坡眼中，《金瓶梅》並非「淫書」一見，倒是十分明確。²⁶〈第一奇書非淫書論〉主張曰：

聖賢著書立言之意，固昭然於千古也。今夫《金瓶梅》一書作者，亦是將《褻

²⁵ 此一「善讀」觀點，基本繼承晚明以降小說閱讀觀和崇禎本評點而來，如崇禎本第二回眉批曰：「摹寫展轉處，正是人情之所必至，此作者之精神所在也。若詆其繁而欲損一字者，不善讀書者也。」見明·蘭陵笑笑生著，齊煙、汝梅校點：《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》，頁 39。

²⁶ 張竹坡肯定《金瓶梅》是一部世情書而非淫書的觀點，並非新見，大抵仍承繼前人批評和崇禎本批語觀點而來。

裳》、《風雨》、《蘅兮》、《子衿》諸詩細為摹倣耳。夫微言之而文人知微，顯言之而流俗皆知。不意世之看者，不以為懲勸之韋絃，反以為行樂之符節，所以目為淫書，不知淫者自見其為淫耳。（上冊，頁32）

而此一「非淫書」的觀點的成立，在實際讀法的建構中，張竹坡乃有意將之體現在讀者閱讀態度和能力的反省之上：

《金瓶梅》不可零星看，如零星，便止看其淫處也。故必盡數日之間，一氣看完，方知作者起伏層次，貫通氣脈，為一線穿下來也。（〈批評第一奇書《金瓶梅》讀法·五十二〉，上冊，頁53）

凡人謂《金瓶》是淫書者，想必止知看其淫處也。若我看此書，純是一部史公文字。（〈批評第一奇書《金瓶梅》讀法·五十三〉，上冊，頁53）

《金瓶》必不可使不會做文的人讀。夫不會做文字人讀，則真有如俗云：「讀了《金瓶梅》也」。會做文字的人讀《金瓶》，純是讀《史記》。（〈批評第一奇書《金瓶梅》讀法·八十一〉，上冊，頁55）

也因為如此，張竹坡批評《金瓶梅》之時，基本上讀法和實際評點並不重視或刻意凸顯誨淫書寫的問題，因此所有評論可說都只是點到為止，未有進一步申言。〈第一奇書非淫書論〉即曰：

我的《金瓶梅》上洗淫亂而存孝悌，變帳簿以作文章，直使《金瓶》一書冰消瓦解，則算小子劈《金瓶梅》原版亦何不可。（上冊，頁32）

正因為在「算小子劈《金瓶梅》原版」的批評觀念主導下，張竹坡對於《金瓶梅》的曲折深意，更能從「演義」編創的視角發現和分析小說敘述在題旨、情思、章法、筆法等方面的獨到之處。在張竹坡看來，讀者若能從「作文」的角度領會文字的處處用意，便可發現《金瓶梅》「純是一部史公文字」，淫書之見自然冰消瓦解。

（二）純是一部史公文字

承上所言，張竹坡在評點過程中，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解釋觀點，即《金瓶梅》是一部《史記》，仿若龍門史遷再世之文字。實際上，張竹坡對於《金瓶梅》的閱讀感受，當如〈批評第一奇書《金瓶梅》讀法·七十七〉概括所言：「《金瓶梅》到底

有一種憤懣的氣象。然則《金瓶梅》斷斷是龍門再世。」（上冊，頁 55）而這樣的批評觀點，可以說始終貫串於《金瓶梅》之中，有其不可忽視的思想表現。嚴格來說，自明代中葉以來，小說評點家即多有以「擬史」觀點進行批評的情形，張竹坡的主張自有其思想淵源。²⁷借蔡元放〈東周列國志序〉之言曰：

顧人多不能讀史，而無人不能讀稗官，稗官固亦史之支流，特更演繹其詞耳。善讀稗官者，亦可進於讀史，故古人不廢。²⁸

在史鑒功能的觀念影響下，張竹坡實際上亦有意為《金瓶梅》張目，進而將之與司馬遷因抒憤而撰作《史記》進行有意識連結，並給予極為高度評價，不無道理。

關於如何評價《金瓶梅》一書，自是歷來論者首要面對的課題。同樣地，這也是張竹坡在批評《金瓶梅》時極力回應的一個問題。〈竹坡閒話〉曰：

自云含酸，不是撒潑，懷匕囊錘，以報其人，是亦一舉。乃作者自有志，恥作荊、聶，寓復仇之義於百回微言之中，誰為刀筆之利不殺人於千古哉！此所以有《金瓶梅》也。（上冊，頁 24）

以張竹坡閱讀感受而言，《金瓶梅》之作寓有「復仇」之義，乃以寓言、微言方式表達個人內在沉痛之心，固有「奇酸」之嘆。〈苦孝說〉曰：

痛之不已，釀成奇酸，海枯石爛，其味深長。是故含此酸者，不敢獨立默坐。苟獨立默坐，則不知吾之身、吾之心、吾之骨肉，何以栗栗焉如刀斯割、如蟲斯噬也。悲夫！天下尚有一境，焉能使斯人悅耳目、娛心志，一安其身也哉？（上冊，頁 30）

因此，張竹坡對於《金瓶梅》作者為何創作此書的思考，主要是從「悲憤鳴咽，以作穢書」的觀點解讀小說作文之法，並強調作者出於生活真實的感受而創作，並非

²⁷ 相關論述，可參孫書磊：〈論清代小說批評中史學意識的蛻變〉，《齊魯學刊》5（1998.9），頁 38-43；石麟：〈古代小說的史鑒功能和勸戒功能——中國古代小說評點派研究二題〉，《湖北師範學院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24：1（2004.3），頁 16-21；陳心浩：〈試論明清小說評點中的擬史批評〉，《社會科學戰線》7（2009.7），頁 158-160；張金梅：〈史家筆法作為中國古代小說評點話語的建構〉，《集美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15：2（2012.4），頁 89-94。

²⁸ 明·馮夢龍原著，清·蔡元放改撰：《東周列國志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，2007），〈原序〉，頁 1。

隨意之作。當然，這其中所看重者，首要還是來自於窮愁抒憤之感：

作《金瓶梅》者，必曾於患難窮愁，人情世故，一一經歷過，入世最深，方能為眾腳色摹神也。（〈批評第一奇書《金瓶梅》讀法·五十九〉，上冊，頁54）

作《金瓶梅》，若果必待色色歷遍才有此書，則《金瓶梅》又必做不成也。何則？即如諸淫婦偷漢，種種不同，若必待身親歷而後知之，將何以經歷哉？故知才子無所不通，專在一心也。（〈批評第一奇書《金瓶梅》讀法·六十〉，上冊，頁54）

一心所通，實又真個現身一番，方說得一番。然而其寫諸淫婦，真乃各現淫婦人身，為人說法者也。（〈批評第一奇書《金瓶梅》讀法·六十一〉，上冊，頁54）

在張竹坡看來，「發憤著書，一吐不平之鳴」，乃《金瓶梅》重要的創作動機。²⁹在根本的意義上，《金瓶梅》之作，乃作者用以「安其身」的一種選擇和做法，方能解其生命中的「奇酸」之痛。因此，從「寓言」觀點來說，《金瓶梅》文字所寄託的寓意，便顯得饒富意味。第七十回總批云：

甚矣！夫作書者必大不得於時勢，方作寓言以垂世。今止言一家，不及天下國家，何以見怨之深，而不能忘哉？故此回歷敘運艮峰之賞，無謂諸奸臣之貪位慕祿，以一發胸中之恨也。（下冊，頁953）

在張竹坡眼中，作者通過個人閱歷所見，最終才能在「一心所通」中將自我和才情寄託於創作之上。為人說法之際，亦藉此一發胸中之憤恨。也唯有如此深刻的理解，才能以「入世最深」的姿態摹寫人物，注入深刻而強烈的情感，並一一體現於作文之法上。

至於應該如何掌握《金瓶梅》的章法，張竹坡強調必須把握文章的「整體性」

²⁹ 明代中晚期以來，小說這一文學樣式作為士人傾瀉憤懣、排遣不滿的形式，有其相應的歷史文化語境。相關分析，參陳美琳、李忠明：《中國古代小說的主題與敘事結構》（合肥：安徽文藝出版社，2000）；蔣玉斌：《明代中晚期小說與士人心態》（成都：巴蜀書社，2010）；紀德君：〈明清時期文人小說家「發憤著書」縱觀〉，《廣州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10：9（2011.9），頁72-77。張竹坡以「發憤著書」論《金瓶梅》創作動機，大體上即繼承了前人的批評觀點，而另有發揮。

表現，才能對於小說敘述的起盡和經營有清楚的了解：

一百回是一百回，必須放開眼光作一回讀，乃知其起盡處。（〈批評第一奇書《金瓶梅》讀法·三十八〉，上冊，頁 50）

一百回不是一日做出，却是一日一刻創成。人想其創造之時，何以至於創成，便知其內許多起盡，費許多經營，許多穿插裁減也。（〈批評第一奇書《金瓶梅》讀法·三十九〉，上冊，頁 50）

從實際情形來看，《金瓶梅》中重要人物眾多，且各成其傳。然而如何在西門慶家庭興衰的時間進程之中加以摹神寫照，並創造出立體化的有機結構，無疑有其布局上的難度。而這樣的看法，同樣體現在劉廷璣《在園雜誌》卷 2 對於《金瓶梅》的盛讚：「文心細如牛毛繭絲，凡寫一人始終口吻酷肖到底，掩卷讀之，但道數語，便能默會為何人。結構鋪張，針線縝密，一字不漏，又豈尋常筆墨可到者哉！」³⁰所以，張竹坡以《史記》作為參照對象，一方面重視小說敘述的微言寓意和春秋筆法；另一方面則是對於《金瓶梅》作文之法給予相當高度的評價：

《金瓶梅》是一部《史記》。然而《史記》有獨傳，有合傳，却是分開做的。

《金瓶梅》却是一百回共成一傳，而千百人總合一傳，內却有斷斷續續，各人自有一傳，固知作《金瓶》者必能作《史記》也。（〈批評第一奇書《金瓶梅》讀法·三十四〉，上冊，頁 49）

《史記》中有年表，《金瓶》中亦有時日也。……一串鈴，可以排頭數去。而偏又能使看者五色迷目，真有如捱著一日日過去也。此為神妙之筆。嘻，技至此亦化矣哉！真千古至文，吾不敢以小說目之也。（〈批評第一奇書《金瓶梅》讀法·三十七〉，上冊，頁 50）

由此可知，張竹坡在細讀《金瓶梅》時，乃清楚掌握作文之法，並且能深體作者之心，直認為「《金瓶》却全得《史記》之妙。」（〈批評第一奇書《金瓶梅》讀法·三十五〉，上冊，頁 49）以今觀之，張竹坡在細讀過程中，十分用心解讀文字曲折之意，故能成一篇評點文字，實非一時半刻所寫下的隨意之作：

³⁰ 清·劉廷璣撰，張守謙點校：《在園雜誌》，頁 84。

蓋作者必於世，亦有大不得已之事。如史公之下蠶室，孫子之刖雙足，乃一腔憤懣而作此書。言身已辱矣，惟存此牢騷不平之言於世，以為後有知心，當悲我之辱身屈志，而負才淪落於污泥也。且其受辱，必為人所誤，故深恨友生，追思兄弟，而作熱結、冷遇之文。且必因泄機之故受辱，故有倪秀才、溫秀才之串通等事，而點出機不密則禍成之語，必誤信人言，又有喫人哄怕之言。信乎作者為史公之忍辱著書，豈如尋常小說家之漫肆空談也哉！（〈第七回·總批〉，上冊，頁98）

作者純以神工鬼斧之筆行文，故曲曲折折，直令看者迷目，而不令其窺彼金針之一度。吾故曰：純是龍門文字。每於此等文字，使我悉心其中，曲曲折折，為之出入其起盡。何異入五岳三島，盡覽奇勝？我心樂此，不為疲也。（〈批評第一奇書《金瓶梅》讀法·四十八〉，頁79）

基本上，張竹坡評點所展現演義編創思維，乃立足於在「史公忍辱著書」的比喻意義上展開，正因為以作者之心待之，方能在千百化身之中，掌握人物行動和形象的本質，一一在傳神寫照中「各盡人情」。正因為如此，劉廷璣對於張竹坡批評所提供的閱讀金針，可謂極為欣賞。整體而言，當張竹坡有意識地將《金瓶梅》與司馬遷撰作《史記》相提並論之時，不僅僅在心領神會中肯定了《金瓶梅》的書寫表現，同時也從「我自做我的金瓶梅」的主張中，積極表達了個人藉批評以抒憤的內在情懷。如此一來，方能以作者之姿，在評點過程中展演獨特的情感體驗、思想觀念和審美理想，在在顯示出對於《金瓶梅》的高度接受和評價。

三、自撰一部世情書： 張竹坡批評《金瓶梅》的編創思維

《金瓶梅》自問世以來，即因「誨淫」書寫引發諸多爭論，歷來褒貶不一。基於傳統文化觀念影響，明清有識文人面對此一爭議，雖承認其穢書性質，但又極力主張從「非淫書」觀點進行評論。張竹坡自言評點《金瓶梅》的動機和原因曰：

《金瓶梅》行世已久，予喜其文之整密，偶為當世同筆墨者閑中解頤。（〈批評第一奇書《金瓶梅》·凡例〉，上冊，頁60）

然則《金瓶梅》，我有何以批之也哉？我喜其文之洋洋一百回，而千針萬線，同出一絲，又千曲萬折，不露出一線。閑窗獨坐，讀史、讀諸家文，少暇，偶一觀之曰：如此妙文，不為之遞出金針，不幾辜負作者千秋苦心哉！（〈竹坡閒話〉，上冊，頁24）

因此，如何掘發此一「妙文」的作文之法，並以知音之姿為之遞出金針，歸根結柢乃在於「自撰一部世情書」的編創理想之上。如此一來，所有評點文字皆為此一理念服務時，因而能自成理路，創造出屬於個人主體意識主導下的評點理論體系。以下即從「演義」編創觀點，進一步闡釋張竹坡批評《金瓶梅》時「依事取義」的思想展現。

（一）純體天道以立言

在「演義」編創的意義上，《金瓶梅》作者的寫作關懷為何？乃攸關小說文化身分的定位問題，特別引人思索。第一回開篇詩曰：

豪華去後行人絕，簫箏不響歌喉咽。
雄劍無威光彩沉，寶琴零落金星滅。
玉階寂寞墜秋露，月照當時歌舞處。
當時歌舞人不回，化為今日西陵灰。（上冊，頁9）

又詩曰：

二八佳人體似酥，腰間仗劍斬愚夫。
雖然不見人頭落，暗裡教君骨髓枯。（上冊，頁9）

對於《金瓶梅》寫作表現的認識，張竹坡特別重視上述引詩內容，並於第一回總批中即開宗明義指出：「此書單重財色，故卷首一詩，上解悲財，下解悲色。」除此之外，更從「文章」作法的角度，針對《金瓶梅》第一回的「主意」設置問題提出重

要觀察。³¹《金瓶梅》第一回總批曰：

開講處幾句話頭，乃一百回的主意。一部書總不出此幾句，然卻是一起四大股，四小結股。臨了一結，齊齊整整。一篇文字斷落皆詳批本文下。（上冊，頁3）

一部一百回，乃於第一回中，如一縷頭髮，千絲萬絲，要在頭上一根繩兒扎住；又如一噴壺水，要在一提起來，即一線一線同時噴出來。（上冊，頁4）

從「演義」編創的體製來說，此一主題先行的預述性敘事框架的安排，對於往後小說敘述之發展格外重要。《金瓶梅》通過預述性敘事框架的建置，乃預示了西門慶和潘金蓮的偷情事件的結局，小說情節在未來時間發展歷程當中，必然與人物的行動、生活和生存境遇緊密結合。在整體敘事表現上，後續情節如何印證第一回的預告，不僅構成了敘事話語實踐的主導思想，同時也為讀者提供了一個與時偕行的觀看視角。

基本上，《金瓶梅》是以一個商人家庭之興衰史為主要題材，從中敷演小說人物迷嗜於財色徵逐，以致世相真假難辨、倫常失序的世情故事。其中有關西門慶和潘金蓮一生的人生際遇變化的陳述，構成了《金瓶梅》小說敘述的關鍵核心。為能在「人情」中討出「天理」，小說敘述乃於酒色財氣之中編織章法和筆法，不斷展演人物作孽之惡行與種種報應。其用筆曲處，往往以一筆做千萬筆用，積極通過文字做出一人又一人之情理。最終目的，無非在於彰顯天道。第一回總批曰：

上文一律、一絕、三成語，末復煞四句成語，見得癡人不悟，作孽於酒色財氣中，而天自處高聽卑，報應不爽也。是作者蓋深明天道以立言歟？《金剛經》四句，又一部結果的主意也。（上冊，頁3）

嚴格來說，這種「以敘事結構呼應著『天人之道』，乃是中國古典小說慣用的敘事謀略，是它們具有玄奧的哲理意味的秘密所在。」³²張竹坡批評《金瓶梅》的目的，

³¹ 此一批法，大體上是受到八股制藝的觀念和技法的影響而來。參賀根民：〈《金瓶梅》評點的八股技法〉，《南通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27：2（2011.3），頁57-61。另可參陳才訓：〈論張竹坡小說評點的八股思維及其得失〉，《吉林師範大學學報（人文社會科學版）》3（2016.5），頁23-27。

³² 楊義：《中國敘事學》（嘉義：南華管理學院，1998），頁43。

亦或有意藉批評對於人生問題進行各種提問，使之成為體認「天道」的徑路，並視此為演義編創的重要目的。事實上，在以「明天道」為前提的思想基礎之上，所謂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；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」（第一回，上冊，頁 11）四句所展現的因果報應思想，乃成為張竹坡通過《金瓶梅》以立言時所樹立的道德論述的總綱。其中，第一回「夾批」在總括入話的板定章法和思想意識時即強調：「以上一部大書總綱，此四句又總綱之總綱。信乎《金瓶》之純體天道立言也。」（上冊，頁 11）因此，在「傳記」的時間視野之上，小說敘述極力關注和展演人心如何在欲望徵逐當中發生異化，並且連帶地造成不可預期的生命危機，無疑可視為《金瓶梅》敘事生成的重要依據。

在「演義」編創的意義上，《金瓶梅》作者已然通過第一回，為整部小說敘述的「主意」和道德立場定調。張竹坡於第一回總批再次慎重其事地強調曰：「開卷一部大書，乃用一律、一絕、三成語、一諺語盡之，而又入四句偈作證，則可云《金瓶梅》已告完矣。」（上冊，頁 8）隨著小說敘述的開展，清楚可見《金瓶梅》作者著意展演小說人物追求現世享樂、無視未來生命危機的欲望思維和生活本質，由此建立起命運觀照的視角。因此，一部《金瓶梅》共洋洋百回大書，各人皆有各人之傳，藉以展演世情假相。那麼，小說敘述究竟如何體現「天道」？無非涉及到情節編排布局與整體結構構思之間的緊密關係，下筆全在於作者之心。關於此一問題，張竹坡認為在全書「主意」的主導之下，《金瓶梅》作者對於「天道」的體認，主要體現於「情理」二字的展演之上：

做文章，不過是「情理」二字。今做此一篇百回長文，亦只是「情理」二字。於一人心中，討出一個人的情理，則一個人的傳得矣。……是故寫十百千人皆如寫一人，而遂洋洋乎有此一百回大書也。（〈批評第一奇書《金瓶梅》讀法·四十三〉，上冊，頁 50）

其書凡有描寫，莫不各盡人情。然則真千百化身，現各色人等，為之說法者也。（〈批評第一奇書《金瓶梅》讀法·六十二〉，上冊，頁 54）

如此一來，小說敘述以人物為核心，凡各色人等之描寫，皆能形成個人之傳記的本

質，並從中討出情理，實有其積極意義。³³當然，更應該注意的是，張竹坡認為《金瓶梅》對於情理的重視，最終目的還在於讓讀者從人物命運變化之中積極探索「天道」，了解「天理」：

其各盡人情，莫不各得天道。即千古算來，天之禍淫福善，顛倒權奸處，確乎如此。讀之，似有一人親曾執筆，在清河縣前，西門家裏，大大小小、前前後後，碟兒碗兒，一一記之，似真有其事，不敢謂為操筆伸紙做出來的。吾故曰：得天道也。（〈批評第一奇書《金瓶梅》讀法·六十三〉，上冊，頁54）

嘗看西門死後，其敗落氣象，恰如的的確確的事。亦是天道不深不淺，恰恰好好該這樣報應的。每疑作者非神非鬼，何以操筆如此？近知作者騙了我也。蓋他本是向人情中討出來的天理，故真是天理。然則不在人情中討出來的天理，又何以為之天理哉！自家作文，固當平心靜氣，向人情中討結煞，則自然成就我的妙文也。（〈第一回·總批〉，上冊，頁3）

吁！名利場中，酒色局內，觸處生危，十二分斂抑，猶恐不免，君子乾乾終日，蓋以此哉！是故我云《金瓶》一書，體天道以立言者也。（〈第八十九回·總批〉，下冊，頁1248）

因此，對於張竹坡而言，在「我自做我之《金瓶梅》」的批評過程中，始終專注的是小說敘述如何對於「世情」炎涼展開書寫，以及用以探求各種日常生活之「情理」。就演義編創的立場來說，「結構是以語言的形式展示一個特殊的世界圖式，並作為一個完整的生命體向世界發言的。」³⁴最終，自然在於促使小說敘述達到「戒世」的寫作目的。然而，由於情理往往隱藏於沒字處，張竹坡強調更待讀者細心深體妙處，方能不負作者的心血：

文字妙處，全要在不言處見。試問看官：有幾個看沒字處的人否？（〈第一回·總批〉，上冊，頁8）

³³ 參崔曉西：〈張竹坡在《金瓶梅》評點中的「情理」範疇及其在小說批評史上的地位〉，《浙江師大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3（1996.5），頁6-10+26；王楠：〈論張竹坡《金瓶梅》評點中的「情理」〉，《瀋陽師範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37：5（2013.9），頁169-172。

³⁴ 楊義：《中國敘事學》，頁45。

以今觀之，此一評點作法，除了寄託了張竹坡個人對於人物命運及其作為的深切反思之外，更重要的是，在「我敢獨不與天作周旋」中，也讓他能藉此紓解現實生活之窮愁與憤懣。³⁵

（二）句句是性理之談，真正道書也

基本上，張竹坡批評《金瓶梅》時，以作者之姿態力洗「淫書」之評價。而其主要批評觀點，乃來自於極力從性理之談揭示世情和倫常之真假，特展示了強烈的道德思維和倫理意識：

噫！讀此書者，于此處當深省之，便可于淫欲世界中悟聖賢學問。（〈第二十五回·總批〉，上冊 332）

一篇淫欲之書，不知却句句是性理之談，真正道書也。世人自見為淫欲耳。今經予批後，再看，便不是真正道學，不喜看之也。淫書云乎哉！（〈第一百回·總批〉，下冊，頁 1385）

由此可見，張竹坡所展現的批評意識，主要是立足於「道學」立場之上而有所發揮的，特從人物、行動、情節的「情理」剖析中彰顯儒家倫理思想。表面上，《金瓶梅》雖側重於描寫奸夫淫婦之事，善盡描寫之工夫，但實際上對於忠孝節義之道德倫常仍然深懷關注。〈批評第一奇書《金瓶梅》讀法·五十四〉曰：

做《金瓶梅》之人，若令其做忠臣孝子之文，彼必能又出手眼，摹神肖影，追魂取魄，另做出一篇忠孝文字也。我何以知之？我於其摹寫奸夫淫婦知之。（上冊，頁 53）

張竹坡藉批評《金瓶梅》以著書立說，最終目的在於表達對於忠孝倫理的深刻籲求，毋乃有其教化之思。因此，若深入考察小說評點文字，則可發現張竹坡為何著力於

³⁵ 張竹坡所撰〈撥悶三首〉曰：「鳳從雙鬢生，月向懷中照，對此感別離，無何復長嘯。愁多白髮因欺人，頓使少年失青春。愁到無愁又愁老，何如不愁愁亦少，不見天涯潦倒人，飢時雖愁愁不飽。隨分一杯酒，無者何必求。其有遇，合力能，龍鳳飛拂逆，志甘牛馬走。知我不須待我言，不知我兮我何剖。高高者青天，淵淵者澄淵，千秋萬古事如彼，我敢獨不與天作周旋。既非諂鬼亦非顛，更非俯首求天憐。此中自有樂，難以喉舌傳。明日事，天已定，今夜月明裡，莫把愁提起。閑中得失決不下，置身百戰當何以？」轉引自吳敢：《張竹坡與《金瓶梅》研究》，頁 242。

在人物行動之中探究「情理」，並從中體認「天道」之所在。

以今觀之，張竹坡批法所彰顯的儒家倫理意識，大體上可以說落實在兩個重要核心議題之上：一是對於孝化百惡的讚揚；一是對齊家實踐的反思。

首先，關於孝化百惡的讚揚。張竹坡批評《金瓶梅》時，對於「孝」的重視，主要見於「苦孝說」的主張，乃論者周知之事。³⁶張竹坡極力伸張《金瓶梅》作者的苦心之思：

故作《金瓶梅》者，一曰「含酸」，再曰「抱阮」，結曰「幻化」，且必曰幻化孝哥兒，作者之心，其有餘痛乎！則《金瓶梅》當名之曰《奇酸誌》、《苦孝說》。嗚呼！孝子，孝子，有苦如是！（〈苦孝說〉，上冊，頁30）

令以往論者不解的是，《金瓶梅》作為一部「誨淫」之作，為何張竹坡執意將其寫作思想歸納為一種「苦孝」實踐的話語表現？關於這個問題，張竹坡實已有明確的表述：

我何以知作者必仁人志士、孝子悌弟哉？我見作者之以孝哥結也。（〈竹坡閒話〉，上冊，頁22）

具體來說，張竹坡對於《金瓶梅》的認識和批評，是從整體性的角度為之。因此，對於一部誨淫之書，最終於第一百回能以「孝哥」總結的作法十分欣賞。若要論其思想淵源，則不能不與張竹坡個人對於孝道的高度重視有關：

吁嗟兮，男兒富貴當有時，且以平安娛老母。（〈乙亥元夜戲作〉）

年十五而先嚴即見背。屆今梧葉悲秋，梨花泣雨，三載於斯。（〈烏思記〉）

蓋政教存乎風俗，風俗繫乎人心。自古禮之不作也，而人心蕩蕩，則出乎規矩

³⁶ 以往對於張竹坡批評《金瓶梅》時所提出的「苦孝說」，總有不解之處。但實際上托名謝頤〈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敘〉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曰：「《金瓶》一書，傳為鳳洲門人之作也，或云即鳳洲手。然纚纚洋洋一百回內，其細針密綫，每令觀者望洋而嘆。今經張子竹坡一批，不特照出作者金針之細，兼使其粉膩香濃，皆如狐窮秦鏡，怪窘溫犀，無不洞鑒原形，的是渾《艷異》舊手而出之者，信乎為鳳洲作無疑也。」自從張竹坡家譜發現之後，學界對於其接受《金瓶梅》為王世貞說，並藉由評點凸顯「復仇」的泄憤說和「孝悌」的苦孝說，便得其解。當然，若能更進一步通過家譜聯繫張竹坡的生平經歷，則可清楚知道上述苦孝說的提出，實出於一種切身之感，有其不可忽視的思想淵源，張竹坡所言並非無的放矢之論。

之外矣。自古樂之不作，而人心驕驕，則肆于淫逸之中矣。人心不正，風俗以頹。……是以古人生而孩提之時教以父母之當孝也，兄長之當敬也。……予所謂禮樂倫常之次序，和樂日用之進退，周旋天序天秩者，此也。（〈治道〉）³⁷

由此可知，親子天倫作為一種倫常理想的終極追求，一直是張竹坡心繫之事。因此，「孝哥」出生與輪迴度化，適足以成為張竹坡抒發「端正人心」思想的重要管道。當然，這種解讀方式或有其過度詮釋之嫌，但若結合張竹坡的生平經歷來看，當可理解其批評主意之所在。

在張竹坡眼中，《金瓶梅》是一部「獨罪財色」的世情書，廣泛敘述人心頹壞的惡相，以致傳統道德價值體系面臨解構的危機。正如張竹坡深切感嘆者：

悲夫！本以嗜欲故，遂迷財色，因財色故，遂成冷熱，因冷熱故，遂亂真假。因彼之假者，欲肆其趨承，使我之真者皆遭其荼毒。所以此書獨罪財色也。（〈竹坡閒話〉，上冊，頁 23）

由於當世儒家倫理道德已失去規範人心、人性的作用，致使人心不古，風俗不善。人們因利所趨，唯利是圖，致使人間倫常不繼，因而造成人世之間充斥各種假象，人情炎涼無處不在。對此，張竹坡即有一番激昂之言曰：

閑嘗論之：天下最真者，莫若倫常；最假者，莫若財色。然而倫常之中，如君臣、朋友、夫婦，可合而成；若夫父子、兄弟，如水同源，如木同本，流分枝引，莫不天成。乃竟有假父、假子、假兄、假弟之輩。噫！此而可假，孰不可假？（〈竹坡閒話〉上冊，頁 22）

在《金瓶梅》小說敘述中，便清楚可見，人物的性格與命運即往往在慾望的牽制之下，變得真假難辨。除此之外，張竹坡更從作者因人世假相而無奈遭難的角度，為之發出感嘆和呼告：

然而吾之親父子已荼毒矣，則奈何？吾之親手足已飄零矣，則奈何？上誤吾之君，下辱吾之友，且殃及吾之同類，則奈何？是使吾欲孝，而已為不孝之人；欲悌而已為不悌之人；欲忠欲信，而已放逐讒間於吾君、吾友之側。日夜咄咄，仰天太息，吾何辜而遭此也哉？曰；以彼之以假相聚故也。（〈竹坡

³⁷ 以上三則張竹坡著作文字，分別轉引自吳敢：《張竹坡與〈金瓶梅〉研究》，頁 240、245、244。

閒話》，上冊，頁 23）

張竹坡借批評《金瓶梅》以「自做一部世情書」時，無非希望能夠為「治道」尋找一套可能的解決辦法。因此，張竹坡提出苦孝說的主張，可以說是對於整個歷史文化語境處於混亂之際的觀察所致，而這樣的主張，實際上又與「作者之心，其有餘痛乎」有著緊密聯繫。如此一來，當張竹坡發現小說敘述最終以「孝哥」作結時，即認為「孝」之一字，足以作為消解世情真假難辨的政教風俗亂象，提供了「欲其心正」、「得道而治」的可能性。第一百回總批曰：

韓愛姐抱月琴，方知玉樓會月琴，與悲翠軒、葡萄架彈月琴之妙蓋一線全穿。玉樓是本能勤歲月者，愛姐是沒奈何改過者，瓶兒、金蓮是不能向上，又不知改過者也。又，一部書皆是阮郎之（淚）。然則抱阮當痛絕千古而著此書歟！第一回弟兄哥嫂以「弟」字起，一百回幻化孝哥，以「孝」字結，始悟此書，一部奸淫情事，俱是孝子悌弟窮途之淚。夫以「孝」、「弟」起結之書，謂之曰淫書，此人真是不孝弟。噫！今而後三復斯義，方使作者以前千百年，以後千百年，諸為人子弟者，知作者為孝弟說法於濁世也。（下冊，頁 1386）

在張竹坡所建構的批評視域下，關於由亂反治的治道最終能否真正實現，可以說將之完全繫乎一個「孝」字之上。因此，為孝弟說法，乃成為評點之中一以貫之的核心思想。

更進一步來說，張竹坡為能扭轉人心變化所帶來的世情亂象，乃一心一意將倫常恢復一事寄託於「孝子」的名教理想實踐之上。因此，在一片淫慾世界之中，張竹坡特別重視「孝子」的存在，並且將「孝」與「忠」進行互文聯繫，展現家國一體的倫常思維：

至於李安，則又與韓愛姐同意，而又為作者十二分滿許之筆，寫一孝子正人義士，以作中流砥柱也。何則？一部書中，上至蔡太師，下至侯林兒等輩，何止百又餘人，並無一個好人，非迎奸賣俏之人，即附勢趨炎之輩，使無李安一孝子，不幾使良心種子滅絕乎？看其寫李安母子相依，其一篇話頭，真見得守身如玉、不敢毀傷髮膚之孝子。以視西門、敬濟輩，真豬狗不如之人也。然則末節放過去的兩人，又放不過眾人，故特放過此二人，以深省後人也。（〈批評第一奇書《金瓶梅》讀法·四十七〉，上冊，頁 52）

《金瓶》內有一李安，是個孝子。卻還有個王杏庵，是個義士。安童是個義僕，黃通判是個益友，曾御史是忠臣，武二郎是個豪傑悌弟。誰謂一片淫欲世界中，天命民懿為盡滅絕也哉？（〈批評第一奇書《金瓶梅》讀法·八十九〉，上冊，頁 58）

對於「孝」的永恆追求，當如《孝經》所強調的「始於事親，中於事君，終於立身」³⁸；而其終極目的，乃希望能以此辨別世情之真假：「噫！識真假，則可任其冷熱；守其真，則可樂吾孝悌。」（〈竹坡閒話〉，上冊，頁 23）為了能達到撥亂反治的目的，張竹坡顯然是將「孝」當成一個重要的倫理意識實踐的對象。對於孝的重要功能，評點中自然展現出一系列見解：

至其以孝哥結入一百回，用普淨幻化，言惟孝可以消除萬惡，惟孝可以永錫爾類。今使我不能全孝，亦曾反思爾之於爾親，却是如何！千秋萬歲，此恨綿綿，悠悠蒼天，其曷有極？悲哉，悲哉！（〈寓意說〉，上冊，頁 29）

篇末將玉皇廟、報恩寺、永福寺一總。夫玉皇廟，皆起手處也；永福寺，皆結果處也；至報恩寺，乃武大、子虛、瓶兒念經之所。故於此一結之。是故報恩者，孝字也。惟孝可以化孽，故諸人燒靈，必用報恩寺，而結以孝哥幻化，然則報恩寺，又是玉樓、孝哥二人發源結果之所也。（〈第六十七回·總批〉，下冊，頁 896）

金蓮，惡之尤者也，看他止寫其不孝；普淨，善之尤者也，看他止寫其化眾人以孝。故作者是孝子不待言，而人誰能不孝以行他善哉！（〈第七十八回·總批〉，下冊，頁 1098）

老陽之數，剝削已盡。一化孝哥，幸而碩果猶存，亦見天命民懿不以惡人而滅絕也。誰謂作稗官者才不知易也哉？（〈第七十九回·夾批〉，下冊，頁 1136）

西門復變孝哥，孝哥復化西門，總言此身虛假，惟天性不變。其所以為天性至命者，孝而已矣。嗚乎！結至「孝」字，至矣哉，大矣哉！凡有小說，復敢之與爭衡也乎？故周貧磨鏡一回，乃是大地同一孝思，而共照於民胞物與之內也。（〈第一百回·總批〉，下冊，頁 1386）

³⁸ 唐·李隆基注，宋·邢昺疏：《孝經注疏》，收入清·阮元審定，盧宣旬校：《十三經注疏》第 13 冊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0），頁 11。

由此可見，在「以孝為至大」的取義思路主導下，「孝可以化孽」、「孝化百惡」，無疑可視之為《金瓶梅》小說敘述中潛隱的義理結構。張竹坡批評《金瓶梅》一書，正是體認到作者是在此一儒家正統思想的影響下進行演義編創；因此，認為《金瓶梅》小說敘述通過「孝哥」作結的安排，不僅使之擺脫淫書之論，而且使之成為一部理學的道書，足可達到教化人心的目的。

其次，關於齊家實踐的反思。眾所周知，《金瓶梅》中對於女性的關注特出於傳統小說之上，自然也為張竹坡所重視，除解釋書名命名緣由，同時也分析作者筆法：

《金瓶》內正經寫六個婦人，而其實止寫得四個：月娘，玉樓，金蓮，瓶兒是也。然月娘以大綱故寫之；玉樓雖寫，則全以高才被屈，滿肚牢騷，故又另出一機軸寫之，然則以不得不寫。寫月娘，以不肯一樣寫；寫玉樓，是全非正寫也。其正寫者，惟瓶兒、金蓮。然而寫瓶兒，又每以不言寫之。夫以不言寫之，是以不寫處寫之。以不寫處寫之，是其寫處單在金蓮也。單寫金蓮，宜乎金蓮之惡冠於眾人也。吁，文人之筆可懼哉！（〈批評第一奇書《金瓶梅》讀法·十六〉，上冊，頁44）

基本上，作者深感潘金蓮之惡於無盡，認為「若夫金蓮，不異夏姬」，為彰顯其惡行，「故于其淫過者亦出錄之，令人知懼。」（〈雜錄小引〉，上冊，頁38）主要目的，自然在於表達警戒之意。因此，對於浮薄人情之相，文人用筆便在掩映之中盡揭其惡，無所不至。

然而，值得注意的是，張竹坡評點《金瓶梅》時，認為「故金蓮敢於生事，此月娘之罪。」（〈第十一回·總批〉，上冊，頁146）特在儒家道德原則的制約和影響下，就「吳月娘」形象提出一系列批評看法，並以此建構起關於「賢婦」的批評視域：

篇內出月娘，乃云「夫主面上百依百順」。看者止知說月娘賢德，為後文能容眾妾地步也；不知作者更有深意。月娘，可以向上之人也。夫可以向上之人，使隨一讀書守禮之夫主，則刑於之化，月娘便自能化俗為雅，謹守閨範，防微杜漸，舉案齊眉，便成全人矣。乃無如月娘止知依順為道，而西門之使其依順者，皆非其道。月娘終日聞夫之言，是勢利市井之言，見夫之行，是奸險苟且之行，不知規諫，而乃一味依順之，故雖有好資質，未免習俗漸染。

後文引敬濟入室，放來旺進門，皆其不聞婦道，以致不能防閑也。送人直出大門，妖尼晝夜宣卷，又其不聞婦道，以致無所法守也。然則開卷寫月娘之百依百順，又是寫西門慶先坑了月娘也。泛泛讀之，何以知作者苦心？（〈第一回・總批〉，上冊，頁6）

在此，張竹坡顯然有意藉吳月娘形象意涵解讀，進一步針對「齊家」理想實踐的問題進行反思。在張竹坡看來，吳月娘做為西門慶之繼室，理當力求成為「向上之人」，並且以賢婦人之姿規諫西門慶，不應只是以禮持家、凡事百依百順，只做好好先生。特訴其罪狀如下：

《金瓶》寫月娘，人人謂西門氏虧此一人內助。不知作者寫月娘之罪，純以隱筆，而人不知也。何則？良人者，妻之所仰望而終身者也。若其夫千金買妾為宗嗣計，而月娘百依百順，此誠《關雎》之雅，千古賢婦人也。若西門慶殺人之夫，劫人之妻，此真盜賊之行也。其夫為盜賊之行，而其妻不涕泣而告之，乃依違其間，視為路人，休戚不相關，而且自以好好先生為賢，其為心尚可問哉！至其於陳敬濟，則作者已大書特書。月娘引賊入室之罪可勝言哉！至後識破奸情，不知所為分處之計，乃白日關門，便為處此已畢。後之逐敬濟，送大姐，請春梅，皆隨風弄舵，毫無成見；而聽尼宣卷，胡亂燒香，全非婦女所宜。而後知「不慎讀書」四字，誤盡西門一生，且誤盡月娘一生也。何則？使西門守禮，便能以禮刑其妻；今止為西門不讀書，所以月娘雖有為善之資，而亦流於不知大禮，即其家常舉動，全無舉案之風，而徒多眉眼之處。蓋寫月娘，為一知學好而不知禮之婦人也。夫知學好矣，而不知禮，猶足遺害無窮，使敬濟之惡，歸罪於己，況不學好者乎！然則敬濟之罪，月娘成之。月娘之罪，西門慶刑於之過也。（〈批評第一奇書《金瓶梅》讀法・二十四〉，上冊，頁47）

正因為如此，張竹坡以為作者以「陽秋之筆」寫吳月娘之迷而不悟，乃至權詐不堪。其所強調者，無非在於她「一味胡亂處家，不知禮義」，毫無母儀之範。評曰：

故曰此書中月娘為第一惡人罪人，予生生世世不願見此等男女也。然而其惡處，總是一個不知禮。夫不知禮，則其志氣日趨於奸險陰毒矣，則其行為必不能防微杜漸，循規蹈矩矣。然則不知禮，豈婦人之罪也哉！西門慶不能齊家之罪也。總之，寫金蓮之惡，蓋辱西門之惡；寫月娘之無禮，蓋罪西門之

不讀書也。純是陽秋之筆。(〈第八十四回·總批〉，下冊，頁 1188)

因此，細究張竹坡對於吳月娘所做出之惡評，如「月娘為人，乃《金瓶梅》中第一綿裡裹針柔奸之人」。(〈第十四回·總批〉，上冊，頁 187) 主要是著眼於「齊家之正道」的實現之上。就此而言，評點中所有不許吳月娘「迷而不悟」的批判，其實正一一說明了張竹坡心中對於「賢婦相夫」的深切理想籲求。

除此之外，張竹坡對於齊家理想實踐的要求，同時也強調個人「修身」的必要性：

西門通林氏，使不先壓倒王三官，則必不能再調，且必不能林氏請過去，西門請過來。今看他止借林氏借話，便一過入王三官求情，則三官不折自倒，而一任林氏與西門停眠整宿矣。齊家必先修身，信然！（〈第六十九回·總批〉，下冊，頁 935）

不修其身，無以齊其家，月娘無以服金蓮，西門亦無以服月娘，皆不修身之謂也。信憑作者以陽秋之筆，隱罪月娘，而以玉簫明醜之也。(〈第七十五回·總批〉，下冊，頁 1027)

「齊家必先修身」乃傳統儒學講求人生理想實現的基本要求，不論男女皆應恪守修身之道，方能達成齊家之目的。惟《金瓶梅》自開篇起，即勸人要六根清淨，但在小說敘述中所見，眾人嗜惡不悔，行事既不知禮，也不知修身，以致不自改過自修，肆惡無忌，不成家教。因此，張竹坡認為人心如何能夠真正改過向善，始終是其評點的關注焦點。而這樣的理想實踐，最終乃有意從韓愛姐前後行為的變化書寫中賦予寄託之意：

內中有最沒正經、沒要緊的一人，却是最有結果的人，如韓愛姐是也。一部中，諸婦人何可勝數，乃獨以愛姐守志結何哉？作者蓋有深意存於其間矣。言愛姐之母為娼，而愛姐自東京歸，亦曾迎人獻笑，乃一留心敬濟，之死靡他，以視瓶兒之於子虛，春梅之於守備，二人固當愧死。若金蓮之遇西門，亦可如愛姐之逢敬濟，乃一之於琴童，再之於敬濟，且下及王潮兒，何其比回心之娼妓亦不若哉？此所以將愛姐作結，以愧諸婦；且言愛姐以娼女回頭，還堪守節，奈之何身居金屋而不改過悔非，一竟喪廉寡恥，於死路而不返哉？

（〈批評第一奇書《金瓶梅》讀法·十一〉，上冊，頁 43）

上文已大段結束。此回以下復蛇足愛姐何？蓋作者又為世之不改過者勸也。言如敬濟經歷雪霜，備嘗甘苦，已當知改過，乃依然照舊行徑，貪財好色，故愛姐來而金蓮復來看敬濟，言其飲酒宿娼，絕不改過也。雖有數年之艾在前，其如不肯灸何？故愛姐者，艾也，生以五月五日可知也。（〈第九十八回·總批〉，下冊，頁 1361）

嚴格來說，韓愛姐在《金瓶梅》中的一生命運總是被他人所決定，甚至一度淪落成為娼妓。然而遇著陳敬濟，竟一變而成為貞婦，清苦守貞，矢志不渝。如此轉變，頗令人費解。不過，在張竹坡看來，不論韓愛姐先前的人生經歷如何，相較於潘金蓮等其他喪廉寡恥的無節淫婦，如今能夠改過向善，謹守貞節度日，無乃為充滿假相之世情注入一道向善、向上的清流思想。對於「齊家」理想的實踐而言，有關愛姐的改過和守節的敘述，乃「作者著此一書，以為好色食財之病，下一大大火艾也。」（〈第九十九回·總批〉，下冊，頁 1373）此一結局，無疑有其重要的立言寓意。

（三）立身處世學問的反省

張竹坡為何批評《金瓶梅》？其原因何在？始終是論者所關注的研究問題。如前文所述，張竹坡批書，乃秉持「然則我自做我之《金瓶梅》，我何暇與人批《金瓶梅》也哉」（《竹坡閒話》，上冊，頁 24）的演義編創意圖，因而使得《金瓶梅》一書經過評點之後，儼然成為他個人的創作成果，並從中寄託心志。正因為如此，為能讓天下之人共讀如此異樣妙文，乃予以付梓出版。據張道淵〈仲兄竹坡傳〉所言：「或曰：『此稿貨之坊間，可獲重價。』兄曰：『吾豈謀利而為之耶？吾將梓以問世，使天下人共賞文字之美，不亦可乎！遂付剞劂，載之金陵。』」³⁹由此可見，張竹坡對於《金瓶梅》的喜愛。而值得進一步深思的問題是，為何張竹坡在評點過程中反復提出「孟玉樓乃作者之自喻」之說？其意何在？

基本上，對於孟玉樓的關注，早在崇禎本評點中已有所表示，但張竹坡認為其評點並未能切中要旨：

³⁹ 張道淵：〈仲兄竹坡傳〉，轉引自吳敢：《張竹坡與《金瓶梅》研究》，頁 247。

其前文批玉樓時，亦常再四深思作者之意，而不能見及此，到底隔膜一層。今探得此意，遂使一部中有名之人，其名姓，皆是作者眼前用意，明白曉暢，彼此貫通，不煩思索，而勸懲皆出也。（〈第七回·總批〉，上冊，頁95）

在張竹坡看來，這孟玉樓的形象塑造可能存有不可忽視的思想寄託，應該予以深思和探究，因此提出孟玉樓乃作者自喻的觀點：

夫終不能一暢吾志，是其言愈毒，而心愈悲，所謂「含酸抱阮」，以此固知玉樓一人，作者之以自喻也。（〈竹坡閒話〉，上冊，頁56）

第問其必寫玉樓一人何故？作者命名之意，非深思不能得也。（〈第七回·總批〉，上冊，頁93）

顯然，張竹坡的寄託，主要反映在「一暢吾志」之上。經過一番細讀批評之後，張竹坡儼然探得作者之意，因而對於玉樓命名及其形象塑造意涵的理解，皆能有清楚的申說和評述：

金蓮與瓶兒，進門皆受辱。獨玉樓自始至終，無一褒貶。噫，一有心人哉。（〈批評第一奇書《金瓶梅》讀法·三十一〉，上冊，頁74）

作者寫玉樓，不是寫他被西門所辱，卻是寫他能忍辱。不然看他後文，純用十二分精采結果玉樓，則何故又使他為西門所辱為失節之人？蓋作者必於世，亦有大不得已之事。如史公之下蠶室，孫子之刖雙足，乃一腔憤懣而作此書。言身已辱矣，惟存此牢騷不平之言於世，以為後有知心，當悲我之辱身屈志，而負才淪落於污泥也。且其受辱，必為人所誤，故深恨友生，追思兄弟而作熱結、冷遇之文，且必因泄機之故受辱，故有倪秀才、溫秀才之串通等事，而點出機不密則禍成之語，必誤信人言又有喫人哄怕之言。信乎，作者為史公之忍辱著書，豈如尋常小說家之漫肆空談也哉？（〈第七回·總批〉，上冊，頁98）

誠如張竹坡所見，孟玉樓被辱為「失節之人」，但卻是《金瓶梅》中唯一一個幾乎不受褒貶的女性。因此，張竹坡從孟玉樓的行事之中，深刻體會到她深諳在炎涼世態之中的安身之法，如此方得以倖存於世，免遭禍患。而這樣的人生歷程，不免讓張竹坡將之連結到「作者必於世，亦有大不得已之事」，頗有感同身受的切身體會。為

此，張竹坡對於孟玉樓的處世學問，給予了極為高度的評價：

於春光在金瓶梅花時，卻有一待時之杏，甘心忍耐於不言之天。是固知時知命知天之人，一任炎涼世態，均不能動之。則又作者自己身分地步，色色古絕，而又教世人處此炎涼之法也。有此一番見解，方做得此書出來，方有玉樓一個人出來。誰謂有精心之人，止看得西門慶又添一妾之冤於千古哉！（〈第七回・總批〉，上冊，頁 95）

作者寫玉樓，是具立身處世學問，方寫得出來。而寫一玉樓，又是教人處世入世之法。固知水月即空，猶是末著，見不能如此，或者空去，故後寫月娘好佛，孝哥幻化等因，猶是為不能如玉樓之人，再下一轉語，另開一法門也。（〈第七回・總批〉，上冊，頁 95）

大體而言，張竹坡對於孟玉樓「忍辱」而嫁的憤懣與牢騷，心有領會；因此，以「含酸抱阮」之姿代作者發出感慨，同時也以作者之姿立言，不免極力將孟玉樓與「作者不幸，身遭其難」進行連結。雖然，此一見解存有過度詮釋的疑慮，但事實上，這也充分說明了孟玉樓在張竹坡心中的完美道德形象，正寄寓其尋求「立身處世」之道的內在情感籲求，有其著書立說之深意在。

從「演義」編創的角度來說，張竹坡之批評《金瓶梅》，正以其「金針」細說作者之苦心，照見作品之深意。更重要的是，藉批評以寄託個人生平不遇之歎。因此，在為孟玉樓進行評點之時，其實也是將個人的經濟學問一一投射其中，抒誠以告。第一百回總批曰：

夫賣玉簪，不求名也；甘受西門之辱，能耐時也；抱恙含酸，能知機也；以李為歸，依於理也；不住嚴州，不趨炎也；家於真定，見道的而堅立不移也；棗強縣裡，強恕而行，無敢怠也。義恤貧兒，處可樂道好禮，出能乘時為治，施吾義以拯民命於水火也。以搗鬼孝哥結者，孝弟乃為仁之本也。幻化孝哥，永錫爾類也。凡此者，杏也，幸也。幸我道全德立，且苟全性命於亂世之中也。以視奸淫世界，吾且日容與於奸夫淫婦之旁，「爾焉能澆我哉」？吁！此作者之深意也。誰謂《金瓶》一書不可作理書觀哉！吾故曰：玉樓者，作者以之自喻者也。（下冊，頁 1385）

無可諱言，張竹坡個人生平不幸的遭際，歷識人情炎涼，因此通過批評孟玉樓形象

而自喻其中，進而在無可如何之中作書以自遣，以此泄其平生的窮愁與憤懣。如此說來，這樣一種批評觀點的展現，自有其一番人生感慨在，毋乃有其值得同情之處。不過，從另一個角度來說，正是在依事取義的批法建構中，張竹坡依循演義編創的作法和思維，除了賦予了孟玉樓形象崇高的道德典型意涵之外，同時也由此自寓一場立身處世學問，最終乃能成就評點之大章法，引發讀者思考文字奇妙之處。對於中國古代小說批評史而言，張竹坡評點文字之存，又誠乃萬幸之事。

四、真正菩薩，真正徹悟： 張竹坡批評《金瓶梅》的世勸思想

在崇禎本評點中，即明確揭示《金瓶梅》小說敘述以「獨罪財色」為命題，而此一觀點為張竹坡所繼承。無可諱言，《金瓶梅》作者以一部奸夫淫婦、淫情艷語之書，悉作炎涼之奇文，乃有意以「四貪詞」作為一書總綱。其後，在小說敘述中一一展演諸多人物的罪惡之態。在細讀之中，張竹坡致力探其章法，揭其筆法，明其情理，究其文意，深恐誤讀《金瓶梅》之妙文。因此，張竹坡以為只有善讀之人，方能體會作者苦心：

今有和尚讀《金瓶》，人必叱之，彼和尚亦必避人偷看；不知真正和尚方許他讀《金瓶梅》。（〈批評第一奇書《金瓶梅》讀法·五十五〉，上冊，頁53）

今有讀書者看《金瓶》，無論其父母師傅禁止之，即其自己亦不敢對人讀。不知真正讀書者，方能看《金瓶梅》，其避人讀者，乃真正看淫書也。（〈批評第一奇書《金瓶梅》讀法·五十六〉，上冊，頁53）

顯然，能讀《金瓶梅》者，乃真正和尚、真正讀書者；然而，一般讀者無法感其妙文之曲曲折折，也就無法深刻體會文字背後極細之心思，以致產生誤讀現象，也是無可避免之事。〈批評第一奇書《金瓶梅》讀法·八十二〉曰：

故《金瓶梅》不任受過。何以謂人誤《金瓶》？《金瓶梅》寫奸夫淫婦，貪

官惡僕、幫閑娼妓，皆其通身力量，通身解脫，通身智慧，嘔心嘔血，寫出異樣妙文也。今止因自己目無雙珠，遂悉令世間將此妙文目為淫書，置之高閣，使前人嘔心嘔血做這妙文——雖本自娛，實亦娛千百世之錦繡才子者——乃為俗人所掩，盡付流水，是謂人誤《金瓶》。何以謂西門慶誤《金瓶》？使看官不作西門的事讀，全以我此日文心，逆取他當日的妙筆，則勝如讀一部《史記》。乃無如開卷便止知看西門慶如何如何，全不知作者行文的一片苦心，是故謂之西門慶誤《金瓶梅》。然則仍依舊看官誤看了西門慶的《金瓶梅》，不知為作者的《金瓶》也。（上冊，頁 56）

總之，《金瓶梅》一書處處以文章奪化工之巧，有待讀者細心體會；若是泛泛讀之，必然要誤看且誤讀作者的苦心，更遑論理解作文之難，反倒無法體會作者作文的寓意之意。

對於張竹坡而言，《金瓶梅》作者「以穢言泄其憤」，於是著意藉財色起端，一心描寫眾人徵逐財色之惡，揭露人情之可畏，深悟世情之假偽，充滿憤懣之情。但實際上，在炎涼描寫和冷熱映照的筆法、章法表現上，卻是作者寄寓經濟學問所造就的一部大徹大悟之書，處處充滿聖賢學問：

寫月娘，必寫其好佛者，人抑知作者之意乎？作者開講，早已勸人六根清淨，吾知其必以「空」結此「財色」二字也。……蓋生離死別，各人傳中皆自有結，此方是一總大結束。作者直欲使一部千針萬線，又盡幻化了還之於太虛也。然則寫月娘好佛，豈泛泛然為吃齋村婦閑寫家常哉？此部書總妙在千里伏脈，不肯作易安之筆，沒筭之物也，是故妙絕群書。（〈批評第一奇書《金瓶梅》讀法·二十六〉，上冊，頁 48）

做書者是誠才子矣，然到底是菩薩學問，不是聖賢學問，蓋其專教人空也。若再進一步，到不空的所在，其書便不是這樣做也。（〈批評第一奇書《金瓶梅》讀法·七十五〉，上冊，頁 55）

《金瓶梅》究竟是大徹悟的人做的，故其中將僧尼之不肖處，一一寫出。此方是真正菩薩，真正徹悟。（〈批評第一奇書《金瓶梅》讀法·七十九〉，上冊，頁 55）

《金瓶梅》作者秉持菩薩心現身說法，用筆描寫色色皆到，一一散開在讀者眼中，

因而能夠創造出如此一部道學之書、性理之書。張竹坡認為，由於「作者深著世情之險，危機觸處皆然。」（〈第二十四回·總批〉，上冊，頁 320）因此，在文字深淺之中，其實多著意展示出「天道報應，絲毫不爽」的勸世思想，只是一心要人改過：

作《金瓶》者，乃善才化身，故能百千解脫，色色皆到。不然正難夢見。（〈批評第一奇書《金瓶梅》讀法·五十七〉，上冊，頁 54）

作《金瓶》者，必能轉身，證菩薩果。蓋其立言處，純是麟角鳳嘴文字故也。（〈批評第一奇書《金瓶梅》讀法·五十八〉，上冊，頁 54）

《金瓶》以空結，看來亦不是空到地的，看他以孝哥結便知。然則所云「幻化」，乃是以孝化百惡耳。（〈批評第一奇書《金瓶梅》讀法·七十五〉，上冊，頁 55）

《金瓶梅》是部改過的書，觀其以愛姐結便知。蓋欲以三年之艾，治七年之病也。（〈批評第一奇書《金瓶梅》讀法·七十八〉，上冊，頁 55）

《金瓶梅》是部懲人的書，故謂之戒律亦可。雖然又云《金瓶梅》是部人世的書，然謂之出世的書亦無不可。（〈批評第一奇書《金瓶梅》讀法·百五〉，上冊，頁 58）

整體而言，張竹坡以「空」作為批評《金瓶梅》的思想背景，乃有意通過佛家明心見性的轉身證菩薩果思想，並以之傳達大徹悟的重要性，充分意味著這一部世情書之終始，處處勸人不要存有迷色之念，以免忘情相引，終致迷而不悟。「色空」之思，不僅僅是《金瓶梅》作意之所在，同時也是張竹坡面對冷熱世情時的思想表述之所在。

五、結語

明代中葉以降，通俗小說批評伴隨通俗小說創作而流行，其中「評點」作為重要的批評形式，對於讀者閱讀小說而言，具有不可忽視的指導作用。張竹坡批評《金

瓶梅》，正是借鑒前人評點成果而有所發揮。以今觀之，張竹坡受到金聖歎批評《水滸傳》的影響，不論在評點形式、體例和方法方面，大體上皆循其批法而形成。此外，張竹坡在尊重崇禎刊本《金瓶梅》原著前提之下展開評點工作，對於崇禎本評點既有接受，亦有對話，但又不同於金聖歎批評《水滸傳》、毛氏批評《三國演義》、無名氏批評《金瓶梅》（崇禎刊本）、黃周星批評《西遊記》所採取的「評改一體」的評點現象，可謂自成一格。

基本上，張竹坡批評《金瓶梅》之所以受人矚目者，主要在於明確提出「我自做我之《金瓶梅》，我何暇與人批《金瓶梅》也哉」和「使人一覽無復有前此之《金瓶》矣」的思想主張。此一思想主張表明了張竹坡批評《金瓶梅》時，不僅僅只是「憫作者之苦心」、「新同志之耳目」而已，而且也試圖寄託個人對於現實世情的感受和生命際遇的感慨。因此，本文從「我自做我之《金瓶梅》」的演義視角審視張竹坡批評《金瓶梅》的取義觀點，主要目的不在於批判其過度詮釋的問題，而是深探其批評意識和思想寄託。經由上述研究，本文認為張竹坡批評《金瓶梅》時所秉持的觀點主要有三：

其一，張竹坡以「深體作者之意」為念，力求在「善讀」之中，洗刷世俗所謂「淫書」之見，並掘發《金瓶梅》作者的作文法律和作書主意。因此，立足於作者立場之上進行批評時，時時表明對《金瓶梅》的認同和欣賞，實不避與作者作意相同之見；

其二，張竹坡強調「自批《金瓶梅》」時，除有意在道學立場之中遞出金針，提出不同於流俗以「淫書」論《金瓶梅》的異見，更著力闡明其中的聖賢學問。而其中，「異見」之提出，乃張竹坡有意藉批評以寄託個人心志，並用以紓解個人面對世情的苦悶之思，而這也正是「苦孝說」、「吳月娘罪人說」、「孟玉樓乃作者自喻說」之提出及其爭議之所在；

其三，張竹坡面對現實生活之冷熱世情，時有感慨，因此在批評《金瓶梅》時，特以「空」的徹悟精神提醒讀者世情之惡，依託菩薩救世之心以傳達勸世思想。

總的來說，本文認為張竹坡提出「我自做我之《金瓶梅》」的評點主張，其意實不在於悖離《金瓶梅》原旨，而是立足於《金瓶梅》作者編創立場之上發掘妙文用

意，並以自作之書的立場，藉批評提出個人的感悟。因此，「我自做我之《金瓶梅》」的思想主張，除了有意對《金瓶梅》作者創作方式和思想意識進行定調之外，其實也是張竹坡對自身批評《金瓶梅》時的思想表述進行定調。本文對於張竹坡批評《金瓶梅》的演義思維進行探討，正期望能提供解決上述有關「苦孝說」、「吳月娘罪人說」、「孟玉樓乃作者自喻說」之相關爭議的解釋看法，尚祈方家指教。

徵引文獻

一、原典文獻

唐·李隆基注，宋·邢昺疏：《孝經注疏》，收入清·阮元審定，盧宣旬校：《十三經注疏》第13冊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0。

明·馮夢龍原著，清·蔡元放改撰：《東周列國志》，臺北：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，2007。

*明·蘭陵笑笑生著，齊煙、汝梅校點：《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》，香港：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1998。

*明·蘭陵笑笑生著，王汝梅校注：《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》，長春：吉林大學出版社，2011。

清·張潮輯：《虞初新志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。

清·劉廷璣撰，張守謙點校：《在園雜誌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5。

丁錫根編著：《中國歷代小說序跋集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96。

二、近人論著

王汝梅：〈《金瓶梅》評點本的整理與出版〉，《讀書》10（2010.10），頁156-163。

王楠：〈論張竹坡《金瓶梅》評點中的「情理」〉，《瀋陽師範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37：5（2013.9），頁169-172。

石麟：〈古代小說的史鑒功能和勸戒功能——中國古代小說評點派研究二題〉，《湖北師範學院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24：1（2004.3），頁16-21。

向芃、蔣玉斌：〈清初小說評點中評改合一現象〉，《貴州師範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175（2012.4），頁68-72。

朱一玄、劉毓忱編：《三國演義資料彙編》，天津：南開大學出版社，2002。

朱一玄、劉毓忱編：《西遊記資料彙編》，天津：南開大學出版社，2003。

*吳敢：《張竹坡與《金瓶梅》研究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09。

吳敢：〈《金瓶梅》評點綜論〉，《明清小說研究》109（2013.8），頁4-17。

- * 李志宏：《「演義」——明代四大奇書敘事研究》，臺北：大安出版社，2011。
- * 李梁淑：《《金瓶梅》詮評史研究》，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2014。
- 紀德君：〈明清時期文人小說家「發憤著書」縱觀〉，《廣州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10：9（2011.9），頁 72-77。
- 孫書磊：〈論清代小說批評中史學意識的蛻變〉，《齊魯學刊》5（1998.9），頁 38-43。
- 崔曉西：〈張竹坡在《金瓶梅》評點中的「情理」範疇及其在小說批評史上的地位〉，《浙江師大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3（1996.5），頁 6-10+26。
- 張永葳：〈「看小說如看一篇長文字」——明清小說讀法對文章讀法的依循〉，《海南大學學報（人文社會科學版）》30：3（2012.6），頁 30-35。
- * 張明遠：《《金瓶梅》詮釋史論》，濟南：山東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，2010。
- 張金梅：〈史家筆法作為中國古代小說評點話語的建構〉，《集美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15：2（2012.4），頁 89-94。
- 陳才訓：〈文章學視野下的明清小說評點〉，《求是學刊》37：2（2010.3），頁 110-117。
- 陳才訓：〈論張竹坡小說評點的八股思維及其得失〉，《吉林師範大學學報（人文社會科學版）》3（2016.5），頁 23-27。
- 陳心浩：〈試論明清小說評點中的擬史批評〉，《社會科學戰線》7（2009.7），頁 158-160。
- 陳美琳、李忠明：《中國古代小說的主題與敘事結構》，合肥：安徽文藝出版社，2000。
- 賀根民：〈《金瓶梅》評點的八股技法〉，《南通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27：2（2011.3），頁 57-61。
- 黃霖：〈張竹坡及其《金瓶梅》評本〉，收入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古典文學教研室、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文學批評史研究室編：《中國古典文學叢考》第1輯，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1985，頁 263-283。
- * 黃霖編：《金瓶梅資料彙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。
- * 楊義：《中國敘事學》，嘉義：南華管理學院，1998。
- 蔣玉斌：《明代中晚期小說與士人心態》，成都：巴蜀書社，2010。

譚帆：〈中國古代小說評點的文本價值〉，《學術月刊》12（1996.12），頁 98-103。

* 譚帆：《中國小說評點研究》，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1。

譚帆：〈「四大奇書——明代小說經典之生成」〉，收入王璦玲、胡曉真主編：《經典轉化與明清敘事文學》，臺北：聯經出版公司，2009，頁 29-57。

*〔德〕沃爾夫岡·伊瑟爾（Wolfgang Iser）著，金元浦、周寧譯：《閱讀活動——審美反應理論》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1。

（說明：書目前標示*號者，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）

Selected Bibliography

- Chang Ming Yuan, *Jin Ping Mei Quan Ping Shi Lun* [Research on the Interpreted History of the Novel Golden Lotus], (Jinan: Ph.D. Diss., Shan Dong University, 2010).
- Huang Lin, *Jin Ping Mei Zi Liao Hui Bian* [Data Compilation of the Novel Golden Lotus], (Beijing: Zhong Hua Books Company, 1987).
- [Ming] Lan Ling Xiao Xiao Sheng, *Xin Ke Xiu Xiang Jin Ping Mei* [The Novel Golden Lotus Published in Late Ming Chong Zhen Dynasty] annotated by Qi Yan and Ru Mei, (Hong Kong: Joint Publishing(H.K.), 1998).
- [Ming] Lan Ling Xiao Xiao Sheng, *Gau He Tang Di Yi Qi Shu Jin Ping Mei* [The Novel Golden Lotus Commented by Zhang Zhu Po] annotated by Wang Ru Mei, (Changchun: Jilin University Press, 2011).
- Li Liang Shu, *Jin Ping Mei Quan Ping Shi Yan Jiu* [Research on the Critical History of the Novel Golden Lotus], (Taipei: Student Book Co., Ltd., 2014).
- Li Zhi Hong, *Yan Yi -- Ming Dai Si Da Qi Shu Xu Shi Yan Jiu* [Narrative Research of the Four Master Works of the Ming Novel], (Taipei: Da An Press, 2011).
- Tan Fan, *Zhong Guo Xiao Shuo Ping Dian Yan Jiu* [Research on the Commentary of Chinese Novel], (Shanghai: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, 2001).
- Wolfgang Iser, *Yue Du Huo Dong -- Shen Mei Fan Ying Li Lun* [The Act of Reading: 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] trans. by Jin Yuan Pu and Zhou Ning, (Beijing: China Society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, 1991).
- Wu Gan, *Zhang Zhu Po Yu Jin Ping Mei Yan Jiu* [Research on the Biography of Zhang Zhu Po and the Novel Golden Lotus], (Beijing: Cultural Relics Press, 2009).
- Yang Yi, *Zhong Guo Xu Shi Xue* [Narratology of China], (Chiayi: Nan Hua School of Management, 1998).

